

【Mygo】唯有河流流淌

TP02 型

20231010

<https://www.pixiv.net/novel/show.php?id=20821251>

象征高二结束的那个春假，天气晴朗，包括 MyGO 在内，一切都处于正轨。不过高松灯却在此时遇上许多人一生都不会有的经历：被警察找上门。

回过神来，灯母已经准备好两杯果汁，担忧地关上房门。餐厅的长桌，一位 JK 一位便衣警察相对而坐。灯手心发冷，后者注意到她额头上的汗珠，问她身体是否还好。灯说，没关系，你有什么事吗……

警察咳嗽几声：“只是想问高松小姐一些问题——您认识照片上的人吗？”

灯终于抬头，努力辨认两张照片上的男人。其中一张是官方的证件照，一个还算注重形象，保养良好，仍能看出些许青年时代气质的中年男人；一张是看上去模糊不清的摄影，背景是发黑的木地板，光线昏暗，男人仰面朝天倒在地上，后脑勺的暗红色是血吗？一圈粉笔绘成的白线圈住男人的身体。灯一瞬间想了许多，最终只是确定，这就是晨间悬疑剧里经常出现的那种尸体。

警察收回照片，再次向她重复一遍问题。

“有点眼熟……但一下子想不起来。”

警察例行公事地说：“这个男人是您的朋友，丰川祥子小姐的父亲……前天晚上九点左右，我们接到了丰川小姐的电话。”

警察耐心地给灯解释当时的情况，循循善诱一般。

可惜灯心不在焉，左耳进右耳出。警察最后说：“根据我们采集到的监控录像，当时只有您和另一位丰川小姐的友人到过现场。虽然这起事件我们已经基本确定是一场意外，但仍然有一些细节需要您的补充。”

灯听到这话，开始努力回忆，就像有人用一柄名为记忆的重锤敲她的太阳穴，一锤将她砸回再次与丰川祥子相遇的时候。

惊心动魄的 MyGO 结成史话，在大家的努力下以一种近乎喜剧的方式结束。半年后，摇摇晃晃站起来的人也可以跑两步，一辈子的未来也清晰可见。好事都全在这时候发生。少数令人遗憾的事全都可以甩在脑后，如果灯是一位洒脱的人的话……

某日，祥子收到佑天寺若麦的礼物：几张电影卡。祥子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态去回答若麦，直到现在她仍没有把握判断这人的想法——总不能是要和我出门约会吧？

总之祥子收下礼物，不过电影卡被甩在一旁，整整一个月无人问津。原因无他，祥子是大忙人，从学校到乐队，从打扫房间到排练舞台剧，祥子忙到恍惚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闲钱去观看屏幕上他人的故事。事情的转机发生在祥子打工回来的晚上。她推开门，酒瓶摇摇晃晃，生活垃圾忘了顺路带出去。她慢慢走近堆满杂物的桌子，拿起一瓶冰镇矿泉水。醉鬼吐一地，

清理起来相当要命。祥子生平第无数次觉得窒息，兴许是神的旨意，这次她没有选择合眼进入梦的世界。她转头就走，只带小手提包。

等祥子压完半小时马路，她才想起来应给自己找一个去处。那个家至少今晚绝对不会回去，自己也不想因为小事麻烦队友和前队友。她不带希望地摸了摸手提包里面，发现若麦送的那几张电影卡竟然还躺在里面。她对着昏黄的路灯端详卡片，确认地址和时限，向一个月前的自己说谢谢。

晚上十点以后的电影基本属于午夜场，全都是叫不出名字的工业化烂片，或者是一些早年 cult 片的集合重映。祥子除了价格之外什么也没看，随便选择一场最晚结束的电影，钻进影厅。平日里看着气派的地方此时只有她一个人，屏幕上的观影须知只放给她看。祥子很久都没有这种奇妙的感觉，就好像仍有人仅仅只为自己来考虑一样。

祥子随便选一个位子，一开始还打算欣赏一下许久没享受过的乐趣，不过这种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的三段式作文，平平无奇的对白，让祥子疲劳的身体更加呼唤睡眠。半小时过后，祥子宣告失败，闭上眼遁入梦乡。鼻腔里难得没有充斥酒精与酸腐的气味，座椅算不上豪华却也舒适，BGM 更是成为催眠曲。祥子难得睡一个好觉，没怎么做梦，做梦也是梦到春天，

还有一棵盛放的樱花树。

这之后电影院成为祥子秘密歇息的地方，反正那个父亲除了喝酒要钱之外，丝毫不顾女儿跑去哪受了什么罪。祥子精打细算用卡里头的钱，生平第一次没后悔招来若麦。至于午夜场电影，能看到什么完全是运气，偶尔祥子会撞上重口味的 B 级片，让人迷惑的青春苦情烂片。甚至偶尔，只是偶尔，会有误入的普通观众，百无聊赖地看完电影起身就走，奔赴自己的生活。而祥子此时的人生经历已经远超普通人，远超许多 JK 电影主角。

这天祥子进来看《年少轻狂》，无聊的前辈们为了找乐子压榨后辈的故事。看到一半，她不知不觉睡着。不到一小时就感受到有人在轻轻推她。她睁开眼，半梦半醒间看见自己身上盖着一件薄夹克，手边还有一杯热拿铁。面前电影刚好放到片尾字幕，难不成是清洁员……祥子刚想道歉，抬眼一看，一个熟悉的人影：高松灯。

祥子差点吓得把咖啡甩飞出去，她迅速把夹克塞回灯手中，并且觉得这是一场真实的梦。但是灯怯懦地扶住祥子的肩膀。祥子感受到小腿传来一阵酸麻。

灯问：“祥子ちゃん，需要我扶你出去吗……”

祥子轻轻摇头，又坐回去。灯默默往下走，坐在离祥子大概三排远的位置。祥子能很轻松地看到她的

小动作。不过灯一直是很安静的人。又过几分钟，祥子估摸着清洁员要来，于是站起身。灯也跟着她站起来，但是没跟着她一起走。祥子路过她旁边，把夹克还给她，自始至终只是轻轻和她说了一句：谢谢。

回家后祥子第一次没在意睡在角落的父亲，她踢倒门边的易拉罐，开灯走进厨房，一遍遍端详起电影卡。之后祥子去电影院的次数明显增多，以至于祥子自己开始担心电影卡的消耗。不过午夜场的电影往往廉价，祥子想着：有一天就算一天吧。不停为别人的故事砸钱。

其实也不是每次都能遇见灯。但就像是仓鼠跑轮一样，有回报总比没回报好。毕竟，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种不幸的自由。如果遇上灯，两个人其实也不会坐并排，一般都隔上两三排，祥子往往都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观察灯。灯何苦来这看午夜场电影呢。她总是想，却也没有机会问。

直到祥子发现，她们之间的距离，在一场又一场难以形容的 cult 片中缩短。有时候放映的电影没那么无聊，祥子也会断断续续看完。灯转头看她，没想到祥子今天醒着。她很快转过头，装作一切都没发生。祥子觉得这窘迫令人惬意，会让人想起小田和正的歌来，那首《時に愛は》是怎么唱的来着：“你对我是如此深信不疑，就这样静默着，就这般注视着我。”

某次，灯做出耗费她一年勇气的选择：坐在和祥子同排，但是隔上三个位置的地方。这种距离感实在是令人尴尬难熬，可确实也是她们最好的前进方式了。祥子没有赶人，也没有起身离开。她想起自己在音乐教室时拒绝灯的事情，现在的自己比那个时候要成熟许多。也许是因为，自己知道高松灯是不会放弃的人。

灯买两罐柠檬苏打摆在二人中间，好像诱饵。祥子观赏屏幕中的男男女女，约莫半小时后，灯已基本放弃。可是祥子却和她希冀的一样，轻轻拿过苏打，依然对她说了声谢谢。灯又不知道该拿什么去面对人家，赶忙道歉逃跑一气呵成。

宛如河流一般的距离感依然横贯二人中间，不过祥子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每当她隔好几个座位看到灯，总会遗忘几小时前自己身处的现实。等她回家，再次开始考虑星期几去丢不可回收垃圾。

某日午夜场是一部 B 级片，压抑许久的主角掏枪闯入社区，毫不留情也毫无理由地向路人开枪，甚至连相识的人都不放过。这种电影丝毫没有欣赏的价值，但奇异般与祥子对上电波。祥子想，我绝不会做这么冲动的事，可是……

灯迷迷糊糊的其实快要睡着，但她看见祥子的沉思的样子，直觉告诉她这是很重要的时候。她问祥子

在想什么。这是几个月来她们第一次完整搭上话，由灯主动。祥子愣住很久，一句“你不用管”卡在喉咙里半天说不出来，最后她慢慢开口：“你不觉得这个男主角有点疯狂吗？”

“啊，确实。毕竟都杀人了。”

“有时候也想过，自己如果面临相同的压力，会做出什么事。”

“这样……”

“我没法像娱乐作品一样快意恩仇啊。”祥子笑道，“你不用摆出那一幅担心害怕的表情。我不喜欢。”

“我有个有点讨厌的亲人，大概是那种、无能为力的感觉。每次看见他，我会觉得很没办法，他看见我估计也一样。我总是想，如果我们中有一位能够离开对方的话，也许对所有人都好。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”

“灯，难不成所有希望的事情都能实现吗？”

二人一如既往分别，一如既往没有道别，各自走各自的路。灯心里有很多想法，可惜面对祥子一句也说不出。她深知自己不像祥子一样坚韧，甚至可能仍然被祥子看不起。因此说不出那句你可以试试信任我吗。不过，灯也想为祥子做到一点力所能及的事。祥子藏着的那些事她多少已经察觉到一些，也不觉得那样就会开始厌恶祥子。

所以，她突然决定去拜访丰川祥子。

很容易就向队友打听到祥子家的地址，似乎随着时间过去，祥子带来的伤口也愈合的差不多。灯搭晚上的电车过去，穿过一条散发着难以言喻味道的河流，走过十几节阶梯，就来到那栋三户建门口。她慢慢上楼，听到“咚”一声，像是什么东西摔下去的声音。

灯来到祥子家门口，发现竟然没关门。直觉让她快跑起来，几乎是冲进祥子家。祥子看到不速之客，先是一惊，很快平静下来。祥子关好门。灯看见无法形容的画面：很多酒瓶但依然干净的家，有一股酸腐气味的空气，面前的地板上仰躺着一个男人，好像还有血迹从男人后脑勺渗透出来。

灯下意识想冲过去扶起男人，谁料祥子伸手拦住她。

“祥子ちゃん、这是……”

“请不要再往前了。这是我的请求。”祥子没有看她，但是声音相当隐忍低沉。

灯被这股气势吓到，祥子恐怕比退出 CRYCHIC 时还要强硬。她停下脚步：“那……”

“哈，你跟我来。我们出去说吧。”

祥子带灯出去，不忘关门打反锁。她们慢慢下楼。灯跟在祥子身后，亦步亦趋。祥子最后停在路边，三

户建投下的一片阴影里。灯觉得站在阴影中的祥子像受伤的独角仙，让人不自觉想伸出手。灯先开口：“祥子ちゃん，那是你的父亲吗？”

祥子点头，又用恳求一般的语气说：“但是我现在不想聊他的事情。”

灯也点头回应她。灯突然意识到，这是 CRYCHIC 解散以来，她们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聊天。她向祥子表明来意。祥子埋怨她为什么老是这么突然，在电影院看见你的时候是这样，现在也是。灯跟她道歉。祥子哑然失笑：我说这话不是为了听你道歉！

祥子给灯说话的机会。灯想了半天，看看天再看看祥子的脸，问祥子最近过的怎么样。

祥子更是觉得好笑，这人老是关心一些不合时宜的事。她就用一种云淡风轻的语气解释起自己最近的行程。没提 Ave mujica，只说有事要忙。

灯一直在想楼上的男人，担心从他后脑勺中渗出的血会滴在她们两个头上。她坚信，祥子绝对不是会杀人的那一批，更何况对象还是自己的父亲。可是……

我是祥子ちゃん的朋友，是朋友，就要相信对方。灯最后想。此时祥子也定定地盯着灯，抛出一个问题：“在想些什么呢，这么出神。”

灯说：“在想祥子ちゃん到底是怎么看我的……”

因为，我一直没有问过祥子ちゃん你的想法，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……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我很抱歉。”

祥子一瞬间没能做出回应，她说：“不用担心这个。我如果讨厌一个人，我会直说的。”

“祥子ちゃん。”

祥子没回话，握住灯的手，灯手心也很冷，像是漂流来的企鹅。祥子说：“灯，你不能像我这样……”祥子说的确实是真心话，她不过是个个人生前十几年生活充实无忧无虑，而后稀里糊涂被塞了一大堆阅历的女孩，手握着珍宝过活的普通人。实在覆水难收。

“算了。灯，时间不早，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”

“唉、啊……不用。话说，祥子ちゃん真的不需要我来帮忙吗？”

祥子笑出声，这是今晚灯看到的她最真实的笑容。于是灯一时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祥子说：“不用。你自己的人生还摆在那里，灯！”

祥子道别后，转身就走，她一次也没有回头。灯有一种以后不会再看见祥子的错觉。她也走得很着急，就连有个会让人侧目而视的女人从身边走过都不知道。她越走越快，好像这个地方从根本上来说就留不住她。穿过狭窄的单行道，很久才有几辆车驶过的马路，灯终于呼吸到外面的空气。她回过神来，可依然不懂祥子的行为，祥子的想法。凡事都有一个出发

点，那究竟是怎样的契机，祥子做出这样的选择。灯不明白。又有一个声音告诉她，不明白的你要去问，就像一把上膛的手枪，不开枪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

但是，那颗子弹不过是一颗空包弹，弹壳徒劳地落下。灯踏上回家的道路，在路上她看到一只受伤的独角仙，蹲下来端详一会。这东西在喧闹的市中心不可能有。独角仙费力向前爬，一直爬进灯看不见的阴影里，这之后她就不清楚受伤的虫子的命运。灯搭倒数第二班电车回家，下车之后才觉得重新回到现实世界。路边便利店放着极度卑劣少女的《サイデンティティ》：“即使会忘记，即使会失去，我也要高唱再去拼搏，因为你说过，只差一点了，在那之前我要努力活下去，看到那时的屏幕，略微笑了。”

灯努力感受着那一瞬间的心情。回过神来，警察已经摊开他的笔记本，等灯回答自己的问题。灯看看警察，又看看桌上的果汁：“我去的时候，祥子ちゃん的父亲在喝酒。他一个人喝了很多。一直到她提议下楼去走一走的时候，他还在喝酒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在这个时间段，你和丰川小姐好像关注过什么东西？”

“啊、我们在看一只受伤的独角仙。之后我把她送上去，那个时候祥子ちゃん的父亲还活着。”

警察沉思一会，将灯的话如实记录下来。灯不停

深呼吸来排解心中那种异样的呕吐欲。道德观念告诉她说谎是不对的，但是她又想到正错有时候没那么重要，祥子告诉她要做出自己不会后悔的决定。

警察合上本子，向她道谢，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喝一口果汁。灯目送着他离开，终于开口：“那么，祥子ちゃん会怎样呢……”

警察叹口气：“这起案子已经没什么反转的可能了，我们的确更加担心死者女儿的问题。但是听说她甚至是主流出道乐队的核心成员。所以我觉得，应该不会有什事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有句话也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也许那个嗜酒的男人死后，丰川小姐说不定能过上更好的人生。”

说完这话，警察再次向灯道谢，头也不回的离开她家。灯坐回原来的位置，父母都没回家。此时此刻只有灯一人，品味这份负疚和期待并存的情绪。她想起那个晚上，不止是和祥子的那番对话，还有最后，似乎和一个熟悉的人影擦肩而过。灯有个模糊的想法，也许之后还有人去找过祥子，或者祥子请来那个人。会是谁？这个问题已然不重要。

经纪人把唐突拜访的警察带到会客室，端上两杯浓茶。三角初华对经纪人道谢。警察开门见山：“不想过多占用三角小姐的时间。你有见过这张照片上的

男人吗？”

初华看了看，点头说：“嗯，他是我朋友的父亲。”

“那么他在前天晚上不幸摔死的事，你应该也听说过……”

初华喝口茶对他微笑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，请给我一些时间来回忆。”

初华收到祥子的信息时，大概是晚饭后两小时。初华事先同祥子说自己这时候一般没有安排，话外之音是想让祥子方便找自己聊天说话。没想到今天竟然成真，初华连忙回复。祥子那边已读来的很快。初华细细阅读信息，祥子说希望初华能来自己家。Ave mujica 起步已经半年，初华也比其他人更加了解祥子的家庭状况，但无论如何，被邀请还是第一次。

初华先感到一阵揣揣不安。祥子告诉她，是和父亲有关的事。初华想起那个男人的脸。她开始收拾东西，跟 staff 说今晚要赴小祥的约。她不想搭公司的车。不到五分钟就赶上电车，祥子家离最近的车站都有好几条马路要穿过。初华准备好全套变装，遁入人群。

她在祥子家附近看见高松灯。后者脚步如风，丝毫没有停下打招呼的意思。初华甚至差点没能留意到她。等初华回头，灯已经快走到她看不见的地方。她隐约看见灯迷茫的表情，心里那份不安又加重了些。

她想，兴许是小祥在和父亲吵架。

她敲门，祥子请她进来。她看见打扫的还算整洁的室内——地板上仰躺着祥子的父亲。直觉让初华快步走过去探他的呼吸。结果不出意料，初华按住祥子的肩膀，急促地说：“小祥，怎么会……”

祥子直直看着她的眼睛。金色的瞳孔里藏着很多初华没法理解的思绪。初华又问：“是小祥你做的吗……怎么可以为了这种人。”

祥子坚定地摇头：“不是。我也明白的，初华。这只是意外而已，他是摔死的。”

“啊……”初华觉得，这真是适合醉鬼的死法。但是又意识到其中的苦闷。“那你要怎么办？”

“我叫你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”祥子轻轻握住初华的手，“我已经打算报警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一起去 Livehouse 吧。”

初华还没弄明白出什么事，自己已和祥子走在去电车站的路上。初华不住偷看祥子的侧脸，试图找到一点她们未来的去向。祥子在第八次发现这束目光时回望过去：“在干嘛啊？”

初华连忙说，没什么。祥子转过头，于是初华也没法再看。两个人路过环绕这一片的河流，与其说是河流，倒不如称呼它为水沟：生活废水与塑料垃圾在上头漂浮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洗衣粉味。祥子云淡

风轻地提起，这条河叫涉谷川，我们现在走的这座桥叫惠比寿桥。

初华听见乐福鞋敲在桥板上的“咚咚”声：“想象不出这座桥和惠比寿的关系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你以为从四国到北海道，整个日本有多少座惠比寿桥吗？”

初华当真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她说我不知道。祥子泄气，说我也不知道。片刻后祥子突然反应过来，说自己忘了扔生活垃圾。

初华笑出声，就好像一切没发生过的那种令人眷恋的笑容。祥子看着这个笑容，会想起十年前在海岛上的时光，虽然短暂，可它确实存在过。祥子大声叹气。初华问她怎么了，祥子说有点后悔，为什么没带相机出门呢？

初华说，无所谓，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拍照片。小祥想要合照还是单人照？

祥子推一把初华，说我哪里表示要照了，你这借题发挥的本事是跟若麦小姐学的吗？

初华苦恼一阵子。祥子倒是在想自己的事，涉谷川静静流淌的样子让她发散很多思绪。如果乐队、人生就像一条河流，想要站稳也太难。不幸的事（幸运的事）一票接一票的来，别人都是稍显湍急的溪水，而自己像在大海里浮沉。

很快她们来到电车站，坐上最后几班电车去 Livehouse。Livehouse 周围的街区依然很热闹，这就是不夜国日本。初华觉得，刚刚在涉谷川那块的经历像一场不真实的梦。

初华对 staff 说：请给我们准备一间练习室。

兴许是 sumimi 的人气使然，staff 愣怔一会才将钥匙递出去。初华跟她道谢，推开门，复又锁上。祥子坐在房间的最里面。初华拨开谱架，拉住厚重的窗帘：“要开窗吗？”

祥子没有回答。初华打开窗户，一点点风跑进来，祥子耳边的发丝微微扬起。初华拎一把椅子坐在祥子面前。没有人先开口，没有人表示出一丁点意见。初华其实很少有这种宁静的时刻，可惜现在并不能享受。二人面前的小圆桌上摆了一次性纸杯，抽纸，烟灰缸之类的东西。祥子伸手去拿纸杯。初华看见祥子心不在焉的动作，下意识拦住她，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罐宝矿力递给她。祥子接过来，倒满两个杯子。初华道谢的话语卡在喉咙里，作为当红偶像兼任 Ave mujica 的 MC 担当，她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绝对的沉默，不允许她说一些轻飘飘的话。因为在已发生的事实面前，一切话语都已经失去意义。

初华也不打算演一位颇觉惊讶的无辜朋友，可是无尽的思绪都只能弥漫在空气里，慢慢散开。外头

吹进来的风悄悄变大一些，祥子按住桌沿，刚想开口，隔壁传来一阵琴声，有乐队在排练 Heavenstamp 的《Morning glow》：“你还没有做出承诺，但是那摇摆不定的表情，我看不懂……”

对于已经主流出道的乐队门把们来说，技巧当然漏洞百出，但是人们依然愿意为了这样的曲子这样的演出耗费时间精力，并且真情实感去爱她们。不知为何，祥子复又想起 CRYCHIC。在一切都已发生之后想起 CRYCHIC，祥子一时不知道怎样面对初华。于是本来想说出的话，到嘴边又变成一声叹息。

初华似乎看穿祥子的意思，她既没有表示出无奈也没有跟着一起长叹。祥子跟她说，这是意外，她不会为了那种人放弃自己的人生。所以初华自然而然选择相信她，你如果连自家的队长、十几年情谊的青梅竹马都不相信，你还能相信谁呢？于是就靠着这种小孩子赌气的想法，初华义无反顾（但也稍有担心）的轻轻越过圆桌和椅子，还有风，抱一下祥子。片刻后，祥子用点力气从初华怀里挣脱出来。

初华说，我带了手机。小祥，能和我拍一张合照吗？对，就在这里……嗯，要不要改变一下角度……

祥子默默点头，站起身跟在初华后面。初华伸出手臂，想让祥子挽住。祥子摆摆手，换一个靠在初华身上的姿势。初华把 ipone 当单反用，延时摄影，立

好手机，隔音的泡沫板墙是最好的背景——3、2、1，哎，被一次性纸杯与烟灰缸以微妙角度支撑的手机，面朝下扣在桌面上，响起拍照完毕的“喀嚓”声。

初华“唉”地叫了一声。她又把手机立起来，偏过头去问祥子要不要再来一次。祥子刚想回答，staff敲门说“打扰了”。她说预约的一小时已经到了，还要再续时间吗？初华准备开口，祥子抢先她一步说：“不需要了，谢谢你，我们这就走。”

初华默默整理好手提包，这回换她跟在祥子后面。二人出门的时候，听见旁边那个乐队刚好唱到曲子的高潮：“信号又变成红色，时间停止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地方，如果这个世界结束，现在将会变得很好，是只有我这么想吗？”

初华看看时间，差不多快到电车停运的时候。她决定至少要把祥子送到电车站。她们原路返回，依然经过涉谷川和惠比寿桥。到进站口，初华本来想陪祥子坐一会，她还有很多事情想问，可是少了一点勇气与时间来实践。谁料经纪人打来电话，告诉她有一些紧急的事项需要商谈，公司会派车去接她。祥子用关心的眼神看过来，初华连忙说没什么事，工作上的问题罢了。

初华想说：我希望小祥也能关心自己一点，能依靠别人一点……因为可以信赖的人，绝不是只有自

己。

初华说：“小祥真的不需要我来帮忙吗？”

祥子说：“不用担心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相信你，但我不想把你也牵扯进来。”

初华点头说好，跟祥子说了几句很隆重的道别，交代三次有什么事请尽管跟我打电话。祥子不停说好好好。一直到初华快要离开祥子的视线，祥子环视周围。末班电车时刻，不处于市中心通勤线路，除了她们之外没有人。所以她深呼吸，大声喊：“初华——”

祥子很少这么喊初华，没有加上任何后缀。初华有些疑惑地回头。祥子又补上一句：“谢谢你，拜托你了……”

等初华在视野里完全消失不见，祥子才站起身整理需要精洗的旧衬衫，慢慢往电车站外面走。她没跟初华说，其实自家并不在电车月票的通勤地点，到了站还要走二十分钟。祥子一个人走在归家的道路上，离太阳升起、也就是“morning grow”还有一段时间，离她真正要面对的现实也还有一段时间。那个男人依然在家里的地板上，那块地方估计会留下永远都洗不掉的血渍。那种暗红色的东西会渗进最深处，好像藏在心中的虫子。

那么，现在也就不想去考虑这么多了。今天，见到很久都没能好好说上话的灯，陪初华拍了一张不成

功的照片。回过头去，发现遗憾远比自己想象的多，能弥补遗憾的时刻，也来的远比自己想象的简单和沉重。很多事情是一句“对不起谢谢你”就可以了结的，她们只是在寻求这个。

但是，我偏偏就不能只给予这个。祥子想。她站在闸道口，栏杆放下，昭示着末班电车即将驶过。她就那么站着不动，电车驶来之前，她听见风吹起像海浪一样的声音。

经纪人给二人都端上一杯乌龙茶。初华思索一会警察提出的问题。警察没打扰初华的思考，他拿出笔记本，等待一个答案。初华一口喝去半杯茶：“我想起……我确实在那晚去见了祥子，而且也看见了小灯。但是我没有和她打招呼，因为小灯走得太快。然后，我和祥子一起去 Livehouse 练习——”

“是哪一家？”

初华报出名字：“记录应该还在那里，你们可以去查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那么三角小姐你到丰川家的时候，丰川先生和她的女儿正在做什么？”

“那个时候，小祥的父亲实在是喝了太多酒。我进门的时候他已经喝到睡着，小祥在一旁收拾酒瓶。看到我来，我们稍微聊了几句，就打算出门去练习。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“小祥的父亲睡得实在太死，我们出门的声音都没能吵醒他。”

警察似乎是把所有细节都记下来，然后他又不厌其烦地确认一些时间上的问题，甚至还有祥子那个时候穿了什么样的鞋子。初华报以模糊的回答。半小时后，警察向她道谢。经纪人送走警察，忙不迭问初华这是怎么回事。初华出神地看窗外，繁星点点，些许微风，很多谎言，一切都让她回到那个夜晚。她说：“好朋友的父亲不小心摔死了……嗯，喝酒喝到摔死，所以，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“真是不幸。”

“是啊，真是不幸。”

这之后的几天，三角初华突然想去找高松灯。虽然只是堪堪聊过几句，初华也能隐约察觉到灯做出跟自己差不多的选择。而且无论如何，现在她都没法好好面对祥子。灯是一个像昆虫的孩子，你若存心去找她，很大概率扑空。因此，初华带好两张天文馆的豪华套票，坐在羽丘门口的咖啡馆里等人。她戴口罩和墨镜，却依然被一些女高中生认出来。初华跟她们打招呼，对她们说谢谢。不过眼睛一直停留在校门。没过多久，灯慢慢走出来。

初华叹口气，迅速结账出门。灯似乎一直在路上

找什么东西。初华从后面赶上她，问：“小灯，在找些什么？”

灯吓了一跳，看清是初华又很快安静下来。她说：“好巧……”

初华摇头，拿出门票，她无意隐瞒：“啊，我是来找小灯的——有一点事情，我觉得只能跟小灯说。我们去天文馆吧。”

灯揣揣不安地跟在初华后面，摇摇摆摆但步伐坚定，让初华想起帝王企鹅。那自己突然有点像这只企鹅的姐姐一类的角色。她摇摇头，将乱七八糟的想法赶出去。

二人坐在因为工作日而没什么人的星象电影馆。初华闭上眼睛，这里面的景象她已经看过无数次。灯坐在旁边，安静的像睡着一样。初华对她说：“小灯，我听说你在学校里参加了观星社团……真好啊，星星之类的东西。”

灯小声回答：“如果是星星的话，初华小姐应该懂得比我更多才对。”

“我也只是个兴趣使然的爱好者。”初华忍不住笑出声。“电影要开始了。”

良久的沉默，好似要走进一个温和的良夜。灯看看漆黑的屏幕，又看看邻座初华若有所思的脸庞，她轻轻开口：“初华小姐、在你们那边的祥子ちゃん是

什么样的？”

初华想：果然，灯比我更加勇敢。

她说：“没什么大的变化。既然你问了第一个问题，那就由我来问第二个咯？”

初华巧妙回避灯直击死穴的问题，开启她自己的回合。不过她们的问题都很轻，大多是关于对方生活方式上的，而且两人都没怎么提到祥子。此时此刻，沉重的过去被抛开，初华想要延伸到稍微长一些的地方。

电影快要结束，旁白介绍起土星星环的前世今生。在沉寂到让人想起《星际穿越》的 BGM 中，初华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：“小灯你……为什么和我说了差不多的话呢？”

灯的声音很闷，像一个身处黑暗中的人：“因为，我希望所有人……大家、都可以幸福。想和大家一辈子在一起。”

初华听见很多细碎的声音，像是河流在流淌：“我也是。”

本文在写作的时候，并未有一只独角仙受到伤害。感谢你阅读到这里。涉谷川与惠比寿桥是来自绿团的单曲《涉谷川》。《Morning grow》也是还算不错的 Jrock。

再次感谢你！